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咒棗記 第六回 王惡收攝猴馬精 真人滅祭童男女

卻說衡州府湘陰地方，南山之南有一個野猴精，北山之北有一個野馬精。那野猴之精卻怎的？則見：光閃閃一雙眼，亂茸茸一身毛。活騰騰一雙手，軟柔柔一尺腰。輕飄飄繞樹走，便捷捷滿山跑。狡猾猾孫行者，雄糾糾獸中妖。

那野馬之精卻又怎的？則見：

柔軟軟擺了尾，亂紛紛披了鬃。活騰騰一丈烏，便捷捷一陣風。篤速速賽赤兔，雄糾糾勝烏龍。威凜凜妖精獸，力猛猛欺霸熊。

這野猴之精與那野馬之精，一據南山，一據北山，盡有本事，盡有神通。獐、麋、狐、鹿見了，哪個不戰戰兢兢叫聲大王？就是老虎號為山君，一見了二精怪也要打個恭兒，自稱晚輩。那精怪若弄起神通，卻放著妖風，吐著怪氣，沖天天昏，衝地地黑。人一擋著即時昏昏沉沉，就如吃了麻藥一般，骨頭都是軟軟的，哪裡還會動哩。或有人被野猴精拖去的，或有人被野馬精銜去的。每日之間，或野猴精拖去一個兩個，或野馬精銜去三個四個。只見那一鄉的百姓，父親去了兒子的，哭著兒子；妻子去了丈夫的，哭著丈夫；哥哥去了弟郎的，哭著弟郎；弟郎去了哥子的，哭著哥子；哀慟之聲徹於天地。但凡有人相聚之時，不說是我家被猴精拖去兒子，則說是我家被馬精銜去了父親；不說是我家被猴精拖去弟郎，即說是我家被馬精銜去了哥子。此正是：「愁人休對愁人說，說起愁來愁殺人。」

時有一人姓王名惡，係本府土人，素性凶狠，膂力過人。一日，夜行山谷，見一道火光騰騰而起。王惡大聲一喝，火即消滅。記其處，次日荷鋤掘之，只見一窖的純鐵，約有百餘斤。王惡取之歸家，乃叫了幾個鐵匠，立了幾座的爐，用了幾百斤的炭，煉成一條鐵鞭。則見：

殺氣騰騰，寒光烈烈。鍛鍊而成是不文不武的爐中火，陶鑄而就乃不金不銀的土中鐵。角稜屬比那不大不小的器之斛，制精奇例那不疏不密的竹之節。揮之乃不輕不重的一條蛇，握之是不長不短三尺雪。此鞭呵，可比著胡敬德打張士貴的無差。此鞭呵，又比著趙玄壇降鬼魅精的無別。

卻說王惡叫匠人打成了此鞭，聞得湘陰地方有那樣精怪，食人無數，乃奮然與人言曰：「昔日周處也只是一個常人，曾斬了義興水中之蛟，又殺了南山白額之虎。今湘陰野猴之精，只好比義興水中之蛟；野馬之精，只好比南山白額之虎。周處有劍，我有鞭，我明日決要除此二害。」眾人見王惡所言，有阻他去的，有激他去的。那阻他去的說道：「那樣精怪，吐出妖氣天也昏地也黑，你去惹他，兀的不是自去討死？」有激他去的說道：「你是個堂堂勇士烈烈丈夫，終不然怕個猴精馬精不成？你若不去，不算你是個英雄好漢。」好一個王惡，被人一激就激得口中出火鼻內生煙，遂穿著短短的衫、短短的裙、緊緊的襪，頭包兒縛的定定，腰帶兒係的牢牢，手中拿了一條鋼鞭，逕投湘陰地方而來，先往南山之南除那猴精。又恐猴精不肯出來，乃扮作一個樵夫自歌自唱，說道：

雲際依依認舊林，斷崖芳草路難尋。

西山望見朝來雨，南澗歸時渡轉深。

那猴精在洞中聞得有人唱那歌聲，正思量拖將進去，抽了筋、剝了皮，與那猴子、猴孫當一餐點心。走將出來，不想道撞個對頭。只見這個王惡：手中拿有鋼鞭，眼光光的就似個回回，須粗粗的就似著鋼針，面烏烏的就似個雷公，人長長的就似著天神。倒有十分懼怕，既而又想道：「吾放出妖氣，沖天天昏，衝地地黑，吃了人千千萬萬，哪里計較他不成？」也在洞中去拿了一般兵器，須臾之間，呵一口妖氣就跑將出來。好一個王惡，撥開那一陣妖氣，手提鋼鞭就打著猴精。猴精亦弄出本事，手持鐵棍就與王惡相敵。一個鋼鞭呈武藝，一個鐵棍弄神通，遂鬥了數合。王惡力氣剛強，明明的賣一個破綻，猴精一棍打下，王惡將鋼鞭架開，卻用鞭梢一點，猴精遂敗陣而走。王惡趕到洞口，剛剛的趕上，遂用鞭一打，就把那野猴之精結果了訖。遂又進了巖洞裡去，把那些猴子猴孫一鞭一個，打得個風送殘雲，一掃精光。

王惡既除了猴精，又到北山之北來除這個馬精。等了多時，馬精不見出來，王惡乃假作個牧童歌唱，唱道：

不慕功名入廟廊，茸茸草上臥斜陽。

起來不見黃牛犢，尋到落花流水傍。

那馬精聽得洞外有牧子唱歌，暗說道：「此送死的，天堂路上不肯去，地獄門前撞進來。」正要走將出來銜他進了洞中，與那馬子、馬孫也當一餐點心。剛剛的走將出來，不想遇著這個王惡，手中拿一條鋼鞭，眼兒光光的似個鴟梟，面兒黑黑的似個夷苗，聲兒大大的似個張飛喝斷霸陵橋，心下倒也懼怕。那精想道：「我放出妖氣一口，吹得他骨頭兒酸酸軟軟，衝得他眼睛兒昏昏迷迷，怕他不成？」遂呵動妖氣跳將過來。好一個王惡！抖擻精神，雖撞那一口妖氣，眼睛也不曉得昏一昏，骨頭兒也不曉得酸一酸，就舉起鋼鞭望馬精打去。好一個馬精，掙力一跳高有二三丈，撲將下來要咬著這個王惡，又掙力一跳，高有二三丈，撲將下來要踢著這個王惡。如此之跳，四覆三番，被王惡的一條鋼鞭左撲來左打，右撲來右打。那馬精鬥不過，卻受了王惡一鞭。那馬精疾忙走去，被王惡跟蹤躡跡趕至洞口邊。那馬精不想道王惡趕來，不曾躲避，被王惡又著力一鞭把這馬精結果了畢。遂就進到洞去把那些馬子馬孫一個個打得皮破肉開，魂飛魄散，收拾得乾乾淨淨。王惡既除此二怪後，鄉民來看，只見南山之南，猴精的洞裡枯骨成堆；北山之北，馬精的洞裡枯骨重疊，哪一個不寒心。這個王惡雖收了二精，一則被妖氣所衝，二則是過用氣力，不一時亦氣絕而死。鄉中之民，哪個不說聲：「這樣英雄可惜，可惜。」於是備了衣衾棺槨，把這個王惡殯埋。此且不題。

卻說湘陰縣城隍以這個王惡為鄉民除害而死，生既為烈士，死當作英神，遂申聞府城隍。府城隍申聞省城隍，省城隍乃奏聞玉帝，就敕令王惡為湘陰一個神道，血食一方，每年一祭。王惡既受了玉帝敕令，遵從湘陰地方顯靈顯聖。湘陰居民乃高建廟宇祀之，其廟取名「廣福廟」，其神即號「廣福王」。每至四月初三日，是王惡死的日子，鄉中有百姓就宰了豬、殺了羊、烹了雞、燒了鵝，擺列著祭品齊齊整整。你看這個廟中，到了祭賽之日，朝謁的男男婦婦不知來有幾千，燒的香不知燒去了幾擔，焚的紙不知焚去了幾船。豈知這個神道生前是個惡人，死後又是惡神。有一年臨到祭賽之期，忽然言語，說道：「你眾福戶，我有功於汝一方，蒙玉帝敕旨，著令我血食茲土。每年只是吃豬、吃羊、吃雞、吃鵝，味不見佳。今年祭賽，須把那童男童女我吃。」那些福戶聽見這樣說話，一個個戰慄。內中也有等英氣之士，跪下廟前說道：「王爺，你乃是助福之神，保佑茲土，怎的又害了人家的童男童女？」神道聽得此言，不勝之惱，說道：「爾等居民，不遵神旨，可惡，可惡。」須臾之間就弄出一陣大風，那風好猛呀：

一氣怒呼號，摧林鳥失巢。嶺前陰氣暝，江上浪頭高。折盡章台柳，掀開杜屋茅。搖搖舟與楫，無限客魂銷。

風過了又落得一陣雨來，那雨好大呀：

化日正當午，轟雷忽震驚。濃雲從地合，驟雨滿天傾。瀑瀉銀河浪，盆翻白帝城。郊原平陸地，倏作漢江橫。

雨過了還不打緊，誰知又落下一番雹來。那雹好狠呀：

初疑蜥蜴吐，忽訝伏陰生。攪海翻江勢，崩山裂石聲。堅口銀彈小，光比水晶明。莫道天垂異，還因鬼示懲。

這王惡神道弄的這風也不是風。別的風，只吹得葉、掃得花，縱大的，只折得木、拔得樹、飛得沙，惟有這一番風，卻把那石頭滾下水，又把那人兒吹上天。就是那個雨也不是雨。往時的雨，只是洗著塵、破著塊，縱大的只是打破芭蕉葉、淋落碧桃花，哪裡見這樣大雨，勢如銀瀉傾天塹，疾似頽波瀉海門。就是那雹也不是雹。往時的雹，只大如豆子、大如穀粒，縱大的，只如上苑櫻桃顆，東國梅子形，哪裡有大如斗，堅如石，一個足有五六斤。你看這個神道，只為爭了那張嘴，風了又雨，雨了又雹，把那一個

大鄉村弄得樹也沒有一棵，禾也沒有一叢，瓦也沒有一片，在池中的鵝鴨，打得沒有一隻，在山上的鳥雀，打得沒有一個，在路上的客旅，打得八有七傷，在郊外的牛羊，打的十有九死。雨霽止了，那王惡神道卻又問道：「眾福戶們，可用童男女祭賽我否？」眾福戶見了這個勢頭，只得承認情願用童男童女祭賽。那神道才息怒哩。

卻說廣福廟鄉有十保，這十保福戶，因用童男童女，第一保推第二保先祭，第二保推第三保先祭。左推右推，只得以拈鬮為定，剛剛的該著第一保祭賽。那第一保的頭首，問東家要個童男，東家道：「我的乖乖兒子，怎麼捨得？」問西家要個童女，西家道：「我的嬌嬌女兒，怎麼捨得？」眾頭家無奈。那是四月初一日，祭期又至。欲別處去買來，又怕誤了祭期。適有一人姓劉名端，家甚富，養有婢女五六十餘，小廝七八十餘。那劉端是個不近人情的，小廝也不把配那丫鬟，丫鬟也不把配那小廝。（凡）女到十二三歲，欲竇已開，就曉得幹那琵琶。內中有一個小廝，盡生得伶伶俐俐；有一個丫鬟，盡生得標標緻緻。那丫鬟見了那個小廝，就眉來眼去。小廝見了這個丫鬟，就意惹情牽。兩個就走在那僻靜所在，去乾著那事。乾到中間妙處，那丫鬟抱住小廝叫道：「心肝哥哥，幹得我好快活也。」小廝也抱住丫鬟叫道：「心肝妹妹，幹得我好鬆爽也。」你看他兩個，左心肝，右心肝，唧唧噥噥，不想道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」劉端到著那個所在，聽得分明，聞得仔細，乃大喝一聲。原來是一個丫鬟、一個小廝，衣服兒脫得光光的，在那裡打姦情哩。劉端卻把那個丫鬟與那個小廝，叫家人們拿出廳前，說道：「你兩個淫亂，按家法要活活打死。」那小廝丫鬟再三討饒，劉端說：「也罷，而今廣福廟正要童男童女祭賽，莫若把你兩個祭賽廣福王去。」劉端開了這個口不打緊，只見那些值祭會首，三三兩兩就到劉端家來討去了。這個丫鬟、這個小廝用香湯沐浴，至次日五鼓之初，送至廟中祭賽，仍舊擺了些豬羊酒禮，並用兩個台盤盛著童男童女。這個神道，往時節祭賽卻要十保的福戶羅列跪拜，只因有了童男童女，就屏去眾人，只用一兩個福戶在廟中奠酒。那福戶們只說這神把童男童女攝去精魂，卻無口吃之理。剛奠了兩三杯酒，豈知這個神道，豬不吃、羊不吃、雞鵝也不吃，單單的吃人，就把那童男童女上除了頭髮、下除了腳趾、內除了骨頭、外除了皮膚，盡皆活活的享而用之。那一兩個奠酒的福戶嚇得個魂不附體。這第一保祭了此一年不打緊，其後遂成了額例。每年到四月初三日，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祭賽。只見第二保輪該第三保，第三保輪該第四保，第四保輪該第五保。先問，第二保祭賽那童男童女還是別處買來的，一到了第三四保就要福戶們自己親生兒女，買來的不准帳。這卻不是無此例不可興此例，有此例減不得此例。兀的是有例不可興，無此例不可滅。

卻說薩真人自上清宮遠回，道經此地，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大門外豎一首幢幡，內裡有燈燭燐煌香煙馥鬱，又有那樂聲響亮。薩真人暗道：「此必人家做齋醮者。」遂轉到那裡看是甚麼善信。忽有一老者見了真人，連忙迎接，邀至茶堂，行禮畢，老者就撥轉個椅子請真人上坐，他卻下陪。真人問道：「老丈高姓貴名？」老者道：「卑老姓高名錶。」真人道：「老丈有幾位昆仲？」老者道：「只有一舍弟名節。」真人又問道：「府上今做齋事，是做青苗齋麼？還是做保安醮麼？」高表道：「今日做個預備亡人齋。」真人道：「預備齋便是預備齋，亡人齋便是亡人齋，怎麼叫做預備亡人齋？」那高老欠身道：「先生適從外來，可見那冤鬼廟宇麼？」真人道：「已曾望見，但未曾到那個所在。」高老道：「那座廟叫做廣福廟，有一個靈感大王叫做廣福王。先年間在此處收了個猴精，又收了個馬精，上帝令他血食茲土，因此上叫做個靈感大王。」真人道：「未曾請老丈說何為靈感？」那高老乃忽然垂淚道：「先生呵，那大王『感應一方興廟宇，威靈千里佑黎民。年年莊上施甘露，歲歲村中落慶雲。』」

真人道：「施甘露落慶雲，也是好意，你卻這等傷情煩惱，何也？」那高老跌足槌胸，叫了一聲道：「先生呵！『雖則恩多還有怨，縱然慈惠卻傷人。只因要索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』」